

## 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上）

李 晋 林

### 一、引 言

金元两代是山西临汾刻版印刷业繁荣兴盛的时期。又因临汾古称平水，故学界多以“平水本”称之。金自太宗天会六年（1128）析宋河东路为南、北两路，河东南路总管府治平阳，平阳府又以临汾县（今市）为次赤。至哀宗末年，平阳府治失守。其间当南宋高宗建炎初至理宗绍定末，正是我国南方刻版印刷业生产发达的时期。而在同一时期的我国北方，平阳府治临汾（以平水为郡望）此时则逐渐代替了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刻书中心，金朝还在此地设置了专门的官方出版机构。现今见于著录或流传下来的金刻本屈指可数，多数是平水刻本，历代最为藏书家、学者所珍视，宝若宋刻。所以，已故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云：“故称金刻本为‘平水本’，后世又称金人的文化为‘平水文化’。”并云：“金代刻本，相当于宋本。”

元代自太宗二年（1230）设平阳路，治临汾县。世祖中统元年（1260）设中书省，“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平阳路即直属中书省统辖。成宗大德九年（1305），又以平阳路地震改为晋宁路。一直延至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结束对临汾的统治。早在元太宗八年（1236）太宗即从耶律楚材之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辑经史。”元朝上承金制，在平阳路

临汾设置了全国官方书籍出版印刷的管理机构，这无疑是在金代官设出版机制极便利优越的条件下一种先朝原有制度的沿袭。同时在该地民间刻版印刷业的规模及版刻风格上，元代也直接承继了金朝的行业遗风，从而使临汾在元代仍成为与大都（今北京）、杭州、建阳并列的全国四大重要刻书中心地区之一。

那么金元时期以临汾为中心的刻书业的兴盛，也带动了金河东南路、元平阳路辖区内属平水本系的刻书业的繁荣。因而赵万里先生复云：“平水文化代表两个时期：金、元。”这也是后来的版本学者把金、元两代临汾及相关周边区域所属平水本系所刻的书籍统称为“平水本”的重要原因。

目前，学界对于平水本的研究尚停留在表面疏浅的阶段。首先对“平水”确切的地理位置、“平水本”的定义范围，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意见和模糊结论。其次由于对平水本的流传情况包括文献、实物资料等，缺乏综合系统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因而导致了对平水本兴盛原因考述的几种片面的观点。并且对平水本的风貌如刻版机构的设置、刻主刻坊刻工史实和刻版的规模、数量、风格等，均缺少总体的认识和探讨。再次因孤立地注重平水本的研究，而忽视了它当时本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境因素，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平水本文化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评估。事实上，平水本的兴盛和发展，受其内部、外部各种因素的制约，有着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本文力图在以上诸多方面，对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史做一全面细致的考述。

## 二、平水与平水本正名

在考述平水刻版之前，我们需要澄清以下这些重要问题，即平水确切的地理位置，平水与平水本、平水本与平阳本的关系，平水本系的区域界划。

赵万里先生于1958年8月在中国书店演讲古籍版本时曾云：

“金本中心地区在平阳府（临汾），〔平阳一带，在金代曾设平水县〕，故称金刻本为‘平水本’……”按此方括号内文字为记录这次讲话的郑炳纯先生所加简注，《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一期予以发表。毛春翔先生《古书版本常谈·辽金刻本》亦云：“金刻的中心地区止有平水县一处。平水在今山西境内，据说其地当在今新绛县境，地颇偏僻，兵事难以波及，故有坊刻行世。”依照郑、毛两位先生的说法，平水本是因金代设平水县而得名，平水县的地理位置或在平阳一带，或在新绛县境。这是对临汾的历史地理和金代平水县的设置情形未加深考，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平水一名，最早见于《山海经·北山经》所谓“孟门之山东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上，潜于其下”云云。《山海经》虽多有荒诞不经之处，而此言则地望、里数无一不符。后魏酈道元《水经注》卷六云：“汾水南与平水合，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又东经平阳城南，东入汾。”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十五云：“平山，亦名壶口山，今名姑射山，在（临汾）县西八里，平水出焉。”参以《金史·地理志》云：“平阳府，上……临汾，天会六年定临汾为次赤……有姑射山、平水、壶口山、汾水。”《〔乾隆〕临汾县志·山川》亦云：“平水，出城西南平山下，东流至城西五里名平湖，为居民上已游观之所。流至襄陵（今襄汾县襄陵镇）北门外入汾。”可见平水以发源自平山得名，平阳以居平水之北而称。平山也即姑射山，乃《庄子》所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的古今名胜。平水既为临汾独有水脉，也就自然成为平阳府临汾的通行郡望，并缘此而成为临汾的别名。又平阳为“尧都平阳”帝王之居，历史上也多以平阳为地方行政区划。《元和郡县志》卷十五“河东道”晋州条下云：“临汾县，本汉平阳县，属河东郡，在平水之阳故曰平阳。魏属平阳郡，平阳县属焉。隋开皇元年改平阳县为平河县，三年罢郡，县属晋州。其年又改平河县为临汾县。”今临汾县名自隋始，至唐隶河东道平阳郡，北宋隶

河东路平阳府，金隶河东南路平阳府，元隶平阳路，明、清因之属平阳府。因临汾历史上一一直为平阳郡、平阳府、平阳路治所，故平阳郡、府、路属辖区内尤其是临汾一地人士，均好冠以“平阳”、“平水”、“尧都”、“姑射”称其郡望。而且现传或见于著录的金元时期临汾刻本，刻主于姓名或斋坊名前亦多冠以以上字样，如“平水闲邪叟”、“平水中和轩王宅”、“平水进德斋”、“平水许宅”、“平水高昂霄尊贤堂”、“平阳府张宅晦明轩”或“尧都张宅晦明轩”、“平阳府梁宅”或“尧都梁宅”、“平阳司家颐真堂”、“平阳姬氏”等等。因此，后代学者把以平阳府治临汾为刻版中心地带的金元时期刻本，统称为“平水本”或“平阳刻本”。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水”为临汾古来独享别称，“平水本”以刻于临汾而得名，且平水本实包括金、元两个时期。又因为临汾一则为古帝尧都平阳之所，二则一直为平阳郡、府、路治地，此地人又多称“平阳”之名为郡望，故后代学者遂亦称“平水本”为“平阳刻本”。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金河东南路平阳府属区域内，除平水（即临汾）外，在洪洞、赵城、汾西等县均有刻经或刻图存世，在河东南路其他区域如解州、泽州当时也有刻本行世。元代情形亦如是。而这些地方因同属金河东南路或元平阳路这个较大的行政区域，刻书行业之间相互影响，其版刻风格与平水版相近，如解州天宁寺刻《金藏》（又称《赵城金藏》）向来被划入平水版系刻本。所以，“平水本”或“平阳刻本”的定义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在考述狭义的“平水本”的同时，兼述其他临近区域“平水本系”书业情形，以此描摹出“平水本”真实面貌。另外，学界有称金刻本为平水本者，乃因概念含糊所致。殊不知金代河北宁晋、中都燕京、南都汴梁均有刻本行世，且平水本实包括金、元两个时期的临汾刻本。

至于郑炳纯先生云“平阳一带在金代曾设平水县”，毛春翔先生更把其地定位于“据说其地当在今新绛县境”，并导致得出平水

本因金代设有平水县而得名的结论，这皆因不明平水县设置情形所致。考《金史》卷一一八《胡天作传》云：“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乡兵守御本州，累功少中大夫、管州刺史。兴定二年，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岁平阳失守，改同知平阳府事。三年，复取平阳；天作言：‘汾、潞皆置帅府，平阳大镇，今稍完复，所管州县不下十万户，复业者相继不绝，其过汾、潞远甚，宜一体置之。’是时，晋安、岚州皆有帅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抚使、权元帅左都监。四年，封平阳公，以平阳、晋安府、隰吉州隶焉。天作以晋安府之翼城县为翼州，以垣曲、绛县隶焉。置平水县于汾河之西，朝廷皆从之。”又《金史·地理志》河东南路“绛州”（治所正平县即今新绛县）领县七：“正平、曲沃、稷山、翼城、太平、垣曲、绛县、平水。”此县七实则加平水为县八，“平水”下云“兴定四年七月徙置汾河之西，从平阳公胡天作之请也。”据《金史·地理志》，平阳府天会六年升总管府，置转运司，兴定二年十二月以残破降为散府。绛州天会六年置绛阳军节度使，原为河东南路一节镇，领县七。兴定二年十二月承平阳府降为散府之后，升为晋安府，总管河东南路兵马，三年三月置河东南路转运司。再据《金史·胡天作传》，兴定四年七月，胡天作升晋安府翼城为翼州，以垣曲、绛县隶之。则晋安府此时所领七县仅余其四，故胡天作于汾河之西设置平水县以充实之。史云“徙置”又名“平水”，且位置在汾河之西，归属绛州者，其地当在绛州所属正平与太平（今山西襄汾县汾城镇）附近。太平县为后魏太平真君中设，因位于太平关而得名，唐贞观十年曾徙县于敬德堡（今襄汾县古城镇），疑金末平水县即此地。恰在太平县北，汾河之西。不敢臆断，暂附阙疑。但完全可以肯定，其一，平水县绝对不在平阳一带；其二，平水县虽属绛州境，但已是金末宣宗兴定间胡天作为与元兵周旋而设的便宜短期之计，仅存数年（元光元年十月胡天作降元），金亡即名实不存，史亦杳然无载。此平水县与我

国刻版印刷史上于金代中期就在临汾兴起的“平水本”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 三、平水本及平水本系刻本流传综录及行业概况

对于平水本及平水本系刻本进行文献和实物流传资料的搜集、整理，包括有实物流传或见于著录的平水本及平水本系刻本的种类数量、刻印年代、刻主生平、刻坊沿革、刻工以及版刻风格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的历史的系统的科学分析与研究，这项工作目前在版本学界尚属空白。而恰是因为这种因素，又使学术界对平水刻书业兴盛的原因形成了几种错误的或片面的结论。因此，全面地认识了解平水刻书业的原貌，是我们正确剖析平水刻书业兴盛原因和确立平水本文化、艺术、历史价值的关键所在。

下面关于平水本及平水本系刻本的著录，除标明其出处外，对于各书书名（包括图名）、卷数、撰者、刻主或刻坊、刻印年代、刻工、刻地等均尽可能加以详细徵引，以备全貌。

#### 金代刻本

金代平水刻本国内现存实物，据《中国版刻图录》著录，共7种：

《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 宋曾巩撰 金中叶坊刻本

《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集》宋吕惠卿撰 金大定十二年坊刻本

《刘知远诸宫调》十二卷 宋、金间佚名撰 金坊刻本

《黄帝内经素问》唐王冰注 宋林亿等校正 孙兆改误 金坊刻本  
残 该书提要记刻工有：丁一、章半、何念、一口

《重编补添分门字苑撮要》佚名撰 金坊刻本

《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六卷 金蔡松年撰 魏道明注 金末坊刻本

《新修篆音引证群籍玉篇》三十卷 金邢准撰 金末坊刻本

其他见于公私书目提要及著述采访的平水刻本，以刻印时代为次排列于下，年代无考者次之。出处参见版本志部分。

《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五卷 题宋王惟一撰 金大定二十六年书轩陈氏刻本

《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十五卷 金王朋寿撰 金大定二十九年平阳李子文刻本

《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十五卷 宋王洙等撰 金毕履道校正 金明昌三年古戴褐夫张谦刻本

《道德宝章》一卷 宋葛长庚撰 金正大五年平水中和轩王文郁刻本

《平水新刊韵略》五卷 金王文郁撰 金正大六年平水中和轩王文郁刻本

金平水坊刻本：

《云斋广录》十卷 宋李献民撰 金中叶刻本

《周礼》十二卷附《陆德明音义》一卷 汉郑康成注 唐陆德明音义 金中叶刻本

《棲霞长春子丘神仙礪溪集》三卷 金丘处机撰 金大安后刻本

《春秋纂例》金刻本

《邛山偈》一卷 金释智德述 金刻本

《泰和五音新改併类聚四声篇》金韩道昭撰 金刻本

《崇庆新雕改併五音集韵》金韩道昭撰 金大安、崇庆间刻元递修本（按《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认为此书与《四声篇》并为山西临汾刻本。《五音集韵》今据《中国版刻图录》归为河北宁晋洹川荆珍刻本。而此书刻工李玉则为云中（今大同）人。荆家书籍以刻精价廉，行销于大河之北。）

《四美人图》（又名《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金平阳姬氏刻  
关羽图像（又名义勇武安王）金平阳徐氏刻

平水本系其他区域刻本：

《金藏》六千九百余卷 约皇统九年前后开雕至大定十三年工竣。河

东南路解州（今运城市解州镇）天宁寺开雕大藏经板会刻本

《高王观世音经》大定十三年平阳府洪洞县令耶律承信并妻大氏刻本

《佛说生天经》金贞元三年平阳府（洪洞县）长命村刘友张氏刻本

《扬子法言微旨》金赵秉文撰 金元光元年河东南路古泽州（今晋城市）陈氏刻本

### 元代刻本

元代平水刻本，据《中国版刻图录》著录只有5种，即：

《云笈七签》宋张君房撰 蒙古太宗九年及乃马真后三年平阳玄都观刻《玄都宝藏》另种本。全藏凡七千八百余卷

《太清风露经》同上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 宋唐慎微撰 寇宗奭衍义 蒙古定宗四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本

《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 题宋吕祖谦辑 金弋唐佐编 张存惠增补 蒙古宪宗三年至五年尧都张宅晦明轩刻本

《尚书注疏》题汉孔安国 唐孔颖达撰 蒙古时期刻本 刻工张一、何川、邓恩、吉一、杨三等，这些人又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中州集》金元好问辑 元至大三年平水曹氏进德斋刻本 刻工仁仲

见于其他公私书目提要及著述采访的平水刻本，略依年代先后以宅、坊、人名、立目，刻本罗列于后。无宅坊名者次之。

平阳府张存晦晦明轩或尧都张宅晦明轩刻本：

《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二卷《附录》一卷 宋文同撰 蒙古宪宗六年据宋庆元间曲沃家诚之邛州本重刻

《滏水文集》二十卷 金赵秉文撰 蒙古时期刻本

《通鉴节要》金佚名撰 蒙古时期刻本

《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三十卷 宋唐慎微撰 蒙古元世祖至元元年刻本

平阳道参幕段子成：

《史记集解附索隐》一百三十一卷 汉司马迁撰 刘宋裴駰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蒙古世祖中统二年刻本

侨居平阳曹輓、杨天翼：

《遗山诗集》二十卷 金元好问撰 蒙古世祖至元七年至九年刻本  
平阳司家颐真堂：

《新刊许氏御药院方》十一卷 元曲沃许国桢撰 元至元三十年刻本  
平阳府梁宅或尧都梁宅：

《论语注疏》二十卷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平水曹氏进德斋：

《尔雅郭注》三卷 晋郭璞注 元大德三年刻巾箱本  
平水许宅：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目录》一卷 宋唐慎微  
撰 元大德十年据张宅晦轩刻本重刻

平水高昂霄尊贤堂：

《河汾诸老诗集》八卷 元房祺辑 元皇庆二年刻本  
平水佚名坊刻：

《毛诗注疏》二十卷 汉郑玄笺 唐孔颖达疏 蒙古刻本

《宝庆本草折衷》宋陈衍撰 元前期刻本

平水本系其他区域刻本：

《庄靖集》十卷 金李俊民撰 约蒙古乃马真后二年平阳路泽州守段直  
刻本

《二妙集》八卷 元段成己、段克己撰 元泰定四年晋宁路絳州稷山段  
辅刻本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现有搜集的材料做初步的总结。金平水本，国内现存实物为7种，见于历代公私书目提要及著述采访著录的为11种、刻图2幅，平水本系其他区域刻本实物或见于著录的共计4种。平水本有确切刻本年代记载的最早为金大定十二

年，最晚为正大六年。平水本系则为皇统九年至元光元年。可考刻主、刻坊及释道刻，平水本为6家，平水本系为4家。其中书轩陈氏、平阳李子文、平阳姬氏和徐氏、长命村刘友张氏、洪洞县令耶律承信并妻大氏、古泽陈氏名字或生平等均无考。元代平水刻本，国内现存实物为6种（外加《毛诗注疏》残叶）。见于历代公私书目提要及著述采访所著录的平水刻本计12种，平水本系其他区域刻本计2种。元代平水本有确切刻本记载年代的最早为蒙古太宗九年至乃马真后三年平阳玄都观所刻《道藏》，最晚为皇庆二年平水高昂霄尊贤堂刻《河汾诸老诗集》。平水本系则为蒙古乃马真后二年至元泰定四年。可考刻主、刻坊及释道刻，平水本为9家，平水本系为2家。如果对种数和刻坊、刻主等做一综合对比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平水刻书业规模和现知刻书种数悬殊差别。金代平水本及平水本系可考刻主、刻坊等共计10家，刻书种数为24种。其中如书林世业王文郁中和轩仅知刻4种，张氏晦明轩仅知刻6种。元代平水本及平水本系刻主、刻坊等共计11家，刻书种数为20种。而且平水刻书业前后跨越时限金代为80余年，元代为90余年，有些书坊甚至跨越金元两个朝代，为刻书世业。再从种类上看，经史子集、释道二藏均有刻本行世。由此可以想见平水刻书业当时盛况，定是书坊林立、行业兴隆、行销四方的繁荣景象。惟惜至今流传稀少，考述所限，只能略见一斑，难窥全貌。

金明昌三年张谦刻本《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序》云：“仆叨习地理，忝慕阴阳，虽专述二宅，而取则于此书。伏睹古唐（今太原）、夷门（今开封附近）、蒲阪（今永济蒲州镇）等处，前后印卖新书，未尝有不过目收者，终莫能见其完本。惟我先师冯公传授亦遗地图一篇。继有平阳毕先生者，留心考覈，……仆今见平阳数家印卖此书，虽有益于世，竟未有完者。”此云平阳数家印卖此书，并且古唐、蒲阪等处亦有印卖者，可为平阳书业兴盛

之一证。又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间解州天宁寺所刻《金藏》共计1570种，六千九百余卷，卷帙浩繁，工程巨大，其刻印规模难以考述。然今国图所存《金藏》系元蒙古时期初以燕京弘法寺藏原版印成，庋藏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并于每经卷首加刻“说法图”等扉画一帧，绘刻精美，右角上刊有“赵城县广胜寺造”，末钤“藏经会首僧祖美”莲花式长方印。全书再经“赵城县祖代经旨庞待诏自造”和“汾西县祖代经坊庞家造”（经尾多加盖木戳或墨笔题此工坊之名）装裱成卷，此二坊专营装裱、印刷业务，称祖代经坊，则金时已有此老铺。又一在汾西一在赵城，二县交界，当为一族后分二支者。该书刊工有僧人、工匠，题名无数，可见当时平阳书坊业力量之雄厚、庞大。又蒙古太宗九年至乃马真后三年所刻《道藏》七千八百余卷，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一《通真子墓碣铭》云：“通真子（秦志安）……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真子校书平阳玄都观以总之。”此二十七局，今可考者，据《甘水仙源录》卷七载李国维《颐真冲虚真人毛尊师蜕化铭》云：“师讳养素，字寿之，道号纯素子，颐真冲虚真人，其师号也。……辛丑（元太宗十三年）清和真人（尹志平，时为全真教主）至终南，以师宿德高望重，起为棲霞提点，兼领披云玄都宝藏八卦局。”又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七载杜思问《修建水谷乐全观记》云：“师何姓，名志渊，字东夫，道号清真子……师来往汾晋间，适故天师宋公（披云）阐教于后，因得而师事之。是时方镂云章，遂令师讎校兼领并门钧天局，其余七局皆隶焉。”二十七局仅此八卦局、钧天局及其余七局共九局可考，大约其余分局皆在平阳本地。开局如此之多，工匠五百有奇，如果不是有着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刻版印刷业坊，是不会完成如此巨型丛书的。

从金元两代当地的一些藏书情况，也能反映出其地刻版印刷业的兴隆盛况。《金文最》卷二十八载记室孔天监《藏书记》云：“河东之列郡十二，而平阳为之帅。平阳之司县十二，而洪洞为之

剧。……每三岁大比，秀选辈出，取数居多。故程能西府，则老郑为之魁。校艺上都，则二郭取其乙。祖庆以妙龄驰誉，居善以老成擢试。济济蔼蔼，前后相望。吾见其进，未见其止也。虽家置书楼，人蓄文库，尚虑夫草莱贫乏之士，有志而无书，或未免借观手录之勤，不足于采览，无以尽发后生之才分。吾友承庆先辈，奋为倡首，以购书自任。邑中之豪，从而和之。欢喜施舍，各出金钱。于是得为经之书有若干、史之书有若干、诸子之书有若干，议至类书字学。凡系于文运者，粲然毕备。”孔天监其人不可考，但据同卷孔氏所撰《襄陵县创修庙学记》末署“泰和九年重午日”，可知《藏书记》写作时间也应在泰和左右，时处金朝大定前后鼎盛之期。洪洞紧傍临汾，“家置书楼，人蓄文库”正是这种迹象的侧面写照。《〔光绪〕长治县志·金石》载大德七年杨仁风撰《斯文楼碑》云：“……仍创购官书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卷，备二篇之策，当万物之数，筑楼以贮之泮宫。”长治县元代属平阳路潞安府治，贮书达此数目，已相当可观。又《〔顺治〕潞安府志》卷十六载至正间集贤院大学士许有壬《藏书楼记》云：“黎城（今长治市黎城县）有学历数政，而苟完顾学者苦无书。白君谦来尹，叹曰：‘市肆则有货也，库廩则有藏也，道宫梵宇各实其书，曾谓明伦之地，反不彼若耶。’于是直堂之右，作屋六楹，重霭架空，楼出其上，材良制工。既崇且坚，首出己书以倡吏民。又规金息赢，鬻经史子集共四千二百二十二卷，插架充牣，秩然炳然。”黎城乃隶属平阳路潞州的一偏僻小县，能有此举，也可想见本地书籍出版流通之便利。另外，个人藏书元季也发生很大变化。如平阳路稷山段思温、泽州段直、潞州长子王士纲、蒲州永济裴居敬和太原路忻州张维喜均积书数千卷以至两万卷以上。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